

傅作义集团很有可能弃守南逃。这是中国共产党、人民解放军不愿意看到的局面。

无论汤恩伯是否想到对手在下这么一盘大棋，反正太原战役打了三个月，城市还在阎锡山手里，他就认为这是值得学习的。汤恩伯还任命绍兴人吴本一为“大上海工事”工程的经理处长。由吴本一联系上海当时最大的营造厂——陆根记营造厂的老板陆根泉。“碉堡五千，活动碉堡三千”的订单，让陆根泉狠狠捞了一票。

不过，此前曾负责过南京洪公祠“军统”机关大楼兴建的陆根泉，倒是没玩“豆腐渣工程”那一套。譬如按照工程标准，先是挖地基，再是铺上大石头，然后再铺上一层道砟，再铺上水泥，再在上面用木板做壳，浇筑碉堡墙体——一般厚度在30厘米以上，内有直径12-14厘米的主钢筋，和6-8厘米的辅助钢筋，主钢筋一律用螺纹钢或者方钢。每座碉堡都有5个枪眼，每个枪眼有90度的射击角度。学习了太原经验的汤恩伯，还搞出“子母堡”等花样经。在复兴岛的小范围军事会议上，汤恩伯曾向蒋介石汇报：“为更好发挥活动式子母堡群的火力威力，大部分地堡的射孔平行于地面，并在地堡上铺设草皮、庄稼等伪装。要使共军部队临近到近前发现工事却无法后退，使其所谓的人海战术，在这数百米范围内遭到最大的杀伤。”

为了达到杀伤效果，汤恩伯还命令国民党军坚壁清野——为扫清射界，汤恩伯规定，阵地前3华里内庄稼铲光，坟墓夷平，房屋拆光烧光。许多农民上午被征去修碉堡，晚上回到家所在的地方，已经无家可归。

汤恩伯的“大上海工事”计划确实给解放军造成了麻烦。如今的宝山



上图：上海江湾镇地铁站附近的废弃碉堡。图为80岁的当地居民陆金生老人在诉说当年的故事。

烈士陵园里，安葬着为解放上海而英勇献身的解放军烈士1904名，这是上海安葬解放上海烈士最多的一个烈士陵园，他们都是在宝山地区攻打月浦、杨行、刘行、大场等敌人据点时牺牲的。1949年5月12日午夜，解放军29军87师260团在副团长梅永熙、政委肖卡的率领下，到达月浦街北端。担任助攻的253团此前已进入月浦街前的一片坟场。没想到的是，到13日凌晨，密集的子弹突然从带着火光的坟包里打了出来。许多解放军战士根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，就被扫射到，牺牲时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情况。原来，这些外表看似堆堆的东西，实际上是被伪装起来的地堡群。这一战，解放军吃了暗亏。至5月15日，解放军终于攻克月浦，260团打得只剩下64人——相当于能凑两个排。后来清点，小小

的月浦镇当年共有321座碉堡。与此同时，攻击杨行的28军也受到了挫折。

“到处都是带火光的坟包”，这是时任解放军259团3营副营长沈湘范的回忆。而更令人感受到汤恩伯恶魔形象的则是——他看这些永备工事，要么是碉堡，要么就是真正的坟包！“后来国民党军投降了，在地堡射击口上挥着白旗，半天不见人出来。我们绕到地堡后边一看，原来门被反锁了，狠毒的军官就是让士兵当炮灰的。”当年参战的解放军干部如此回忆。

历史的见证

尽管这些碉堡当年被称作永备工事，解放后也由解放军上海警备区作战训练处进行过管理，但随着和平年

如今，七号桥碉堡已被闵行区列为革命历史文物和爱国主义教育基地，同时亦成为漕宝路变迁史的见证者。